周易内傳

周易內傳發例

衡陽王夫之譔

伏羲氏始畫卦而天人之理盡在其中矣上古結繩而治文字未興

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詔天下後世幸筮氏猶傳其所書之

象而未之亂文王起於數千年之後以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之心得卽卦象而體之乃繫之象辭以發明卦象得失

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卽文王之彖達其變於爻以研時位

之幾而精其義孔子又卽文周彖爻之辭贊其所以然之

理而爲文言與彖象之傳又以其義例之貫通與其變動

者爲繫傳說卦雜卦使占者學者得其指歸以通其殊致

蓋孔子所贊之說即以明彖傳象傳之綱領而彖象二傳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畫象四聖同揆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未嘗有損益也明矣使有損益焉則文周當舍伏羲之畫而別爲一書如揚雄太玄司馬君實潛虛蔡仲默洪範數之類臆見之作豈文周之才出數子之下而必假於羲畫使有損益焉則孔子當舍文周之辭而別爲一書如焦贛京房邵堯夫之異說豈孔子之知出數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繇此思之則謂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從曠世不知年代之餘忽從畸人得一圖一說而

謂爲伏羲之易其大謬不然審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
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嗚呼安得此大亂之言而稱之哉此
葢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貪名幸利畏禍徼福之邪心詭遇
之於錙銖之得喪窺伺其情乃侮聖人之言違天地之經
以矜其前知而學者因襲其妄以之亂微言大義之旨如
元亨利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類竟以先聖
通志成務窮理盡性之制作爲火珠林鬻技之陋術易之
所以繇明而復晦也篇中如此類者不得已廣爲之辨卽
象見象卽彖明爻卽象爻明傳合四聖於一軌庶幾正人
心息邪說之意云

緜今而求羲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師孔子則茍一畸人立之說焉師之可也又何必假託之伏羲也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則在文王而後易之名立易之道著是周易之羲建諸天地考諸前王而夏商以上雖有聖人之雜說孔子之所不取況後世之僞作而竊名上古者乎文王之卦伏羲之卦也文王取其變易神妙之旨而名之曰易是故周公之爻辭得以興焉舍文王而无易舍文王而无伏羲氏之易故易之所以建天地考前王者文王盡之矣至宋之中葉忽於杳不知歲年之後無所授受而有所謂先天

之學者或曰邵堯夫得之江休復之家休復好奇之文士歐陽永叔嘗稱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竊者尒或曰陳摶以授穆脩脩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堯夫則爲摶取魏伯陽參同契之說附會其還丹之術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鍾離權呂嵒之說也嗚呼使摶與堯夫有見於道則何弗自立一說即不盡合於天猶可如揚雄之所爲奚必假伏羲之名於文字不傳之邃古哉其經營砌列爲方圓圖者明與孔子不可爲典要之語相背而推其意之所主將以爲何如方圓圖方位次序之餖飣鋪排者可以崇德邪可以廣業邪可以爲師保父母使人懼邪可以通志成務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邪不過曰天地萬物生殺興廢有一定之象數莫能踰於大方至圓之體充其說則君可以不仁臣可以不忠子可以不養父可以不盡教端坐以俟禍福之至嗚呼跖也夷也堯也桀也皆不能損益於大方至圓之中者也即使其然而又何事曉曉前知以衒明覺乎故立一有方有體之象以言易邪說之所繇興暴行之所繇肆人極之所繇毀也魏伯陽以之言丹術李通[元]以之言華嚴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爭託焉故學易者不闢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篇中廣論之

秦焚書而易以卜筮之書不罹其災故六經惟易有全書

後學之幸也然而易之亂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連山歸藏二家雜占之說猶相淆雜如春秋傳之繇辭多因事附會而不足以垂大義而使人懼以終始孔子贊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於得失事物之一本於性命則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於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講習技術之士又各以其意擬議而詭於情僞之利害漢人所傳者非純乎三聖之教而秦以來雜占之說紛紜而相亂故襄楷郎顗京房鄭元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盡棄其說一以道爲斷蓋庶幾於三聖之意而弼學本老莊虛無

之旨既詭於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則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爲天人之蘊所昭示於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後易乃免於鬻技者猥陋之誣而爲學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雖與弼異而所尚略同蘇氏軾出入於佛老敝與弼均而閒引之以言治理則有合焉程子之傳純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務之理而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張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遺其體潔靜精微之妙以益廣周子通書之蘊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約而未嘗貫全易於一揆也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

言象占謂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崇德廣業者皆非羲文之本旨僅以爲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爲論乃至擬之於火珠林卦影之陋術則又與漢人之說同而與孔子繫傳窮理盡性之言顯相牴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矯枉而過正者也朱子則矯正而不嫌於枉矣若夫易之爲道卽象以見理卽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卽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聖人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則不揣愚昧竊所有事者也

易之爲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後言易者盡廢其占而

朱子非之允矣雖然抑問筮以何爲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張子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然非張子之創說也禮筮人之問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筮志則否文王周公之彝訓垂於筮氏之官守且然而況君子之有爲有行而就天化以盡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難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難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兩端而已吉則順受凶無可違焉樂天知命而不憂前知之而可不憂即不前知之而固無所容其憂凶之大者極於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惡用知其早莫哉惟夫得失者統此一仁義爲立人之道而差之

毫釐者謬以千里雖聖人且有疑焉一介之從違生天下之險阻其初幾也隱其後應也不測誠之必幾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於憂患與故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剛一柔一進一退一屈一伸陰陽之動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權衡操之於微芒而吉凶分途塗之後人莫測其所自致故聖人作易以鬼謀助人謀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內以知懼此則筮者筮吉凶於得失之幾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盜賊可就以問利害而世所傳邵子牡丹之榮悴瓷枕之全毀亦何用知之以瀆神化哉是知占者即微言大義之所存崇德廣業之所慎不可云

徒以占吉凶而非學者之先務也

易之垂訓於萬世占其一道尒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惟制器者尚其象在上世器未備而民用不利爲所必尚至後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尚辭以動尚變學易之事也故占易學易聖人之用易二道並行不可偏廢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學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筮也子曰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言寡過之必於學也又曰不占而已矣言占之則必學以有恆也葢非學之有素則當變動已成吉凶已著之後雖欲補過而不知所從天惡從而祐之以吉无不利邪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

後至於程子言其學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廢尤其不可偏尚也朱子又欲矯而廢學以尚占曰易非學者所宜讀非愚所知也居則玩辭者其常也以問焉而如嚮則待有疑焉而始問未有疑焉無所用易也且君子之有疑必謀之心謀之臣民師友而道之中正以通未有易合焉者則其所疑者亦寡矣學則終始典焉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徒以占而已矣則無疑焉而固可遠也故篇內占學並詳而尤以學爲重

傳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雒書別於洪範篇中詳之而河圖者聖人作易畫卦之所取則孔子明言之矣八卦

之奇偶配合必即河圖之象聖人會其通盡其變以紀天地之化理也明甚乃說河圖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曠數千年而無有思及此者何也故取則於河圖以分八卦之象使聖人則圖以畫卦之旨得著明焉說詳繫傳第九章其以五行配河圖者蓋即劉牧易雜書爲河圖之說所自出易中並無五行之象與辭五行特洪範九疇中之一疇且不足以盡雒書而況於河圖篇中廣論之其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尤不知其何見而云然先儒但沿陳說無有能暢言其多少生成之實者不知何一人言之而數千年遂不敢違邪易則文王周公孔子也洪

範則禹箕子也四聖一仁曾不如何一人之分析五行多寡之數弗究其所以然橫空立論而遂不敢違邪本義於大衍章推大衍之數出自河圖大衍筮法之本也筮所以求卦卦立而後筮生筮且本於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況於卦筮則圖而卦之必先則於圖也愈明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數非人事所克備也天地之廣大風雷之變動日月之運行山澤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與謀者五位之體天體也人無事焉則筮不及焉故筮惟大衍以五十而虛其體之五雖曰聖人法天而德與天配而豈能

盡有其神化哉必欲盡之則惟道士之吐納風雷浮屠之起滅四大而後可尤其說非理之所可有道之所可誣也故筮虛五位之一而但用五十也至於因圖以畫卦則以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全體大用該而存焉圖之象皆可摩蘯以成象圖之數皆可分合以爲數而五位五十有五參伍錯綜而後八卦以成故圖者卦之全體而蓍策者圖之偏用卦與筮理數具足於圖中若但於筮言圖而圖則別象五行無與於卦是得末而忘其本矣聖人則圖以畫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錯焉六十四象無不可按圖而得矣或曰因五位十象

而成六十二卦可也若乾六陽坤六陰圖則陽之象一三五七九象止五陽陰之象二四六八十象止五陰何從得六陽六陰而取則哉曰天之垂象也不一其理聖人之則天也不一其道故曰其爲道也屢遷河圖中外之象凡三重焉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七九陽也八六陰也立天之道陰與陽俱焉者也至於天而陰陽之數備矣天包地外地半於天者也故其象二而得數十五猶未歉也人成位於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數故均於天而有四象然而得數僅十視地爲歉矣卦重三而爲六在天而七八九六皆剛而又下用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

而六陽成地五十皆陰五剛也剛亦陰之剛又用天之八六人之二四而六陰成此則乾坤六爻之象也一三皆陽也乾虛其一而不用者天道大備乾且不得而盡焉非如地道之盡於坤也是知聖人則河圖以畫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圖所有之成象摩盪而成者故曰聖人則之

乾坤並建為周易之綱宗編中及外傳廣論之蓋所謂易有太極也周子之圖準此而立其第二圖陰陽互相交函之象亦無已而言其並著者如此亦太極大圓者也圖但象其一面而三陰三陽具焉其所不能寫於圖中者亦有三陰三陽則六陰六陽具足矣特圖但顯三畫卦之象而

易之乾坤並建則以顯六畫卦之理乃能顯者爻之六陰六陽而爲十二所終不能顯者一卦之中嚮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十二次之位爲大圓之體太極一渾天之全體見者半隱者半陰陽寓於其位故轂轉而恆見其六乾明則坤處於幽坤明則乾處於幽周易並列之示不相離實則一卦之嚮背而乾坤皆在焉非徒乾坤爲然也明爲屯蒙則幽爲鼎革無不然也易以綜爲用所以象人事往復之報而略其錯故嚮背之理未彰然乾坤坎離頤大過小過中孚已具其機抑於家人睽蹇解之相次示錯綜並行之妙要之絪緼升降互相消長盈

虛於大圜之中則乾坤盡之故謂之緼言其充滿無閒以交之備陰陽者言也又謂之門言其出入遞用以交之十二位具於嚮背者言也故曰易有太極言易具有太極之全體也是生兩儀卽是而兩者之儀形可以分而想像之也又於其變通而言之則爲四象又於其變通而析之則爲八卦變通無恆不可爲典要以周流六虛則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之大用具焉乾極乎陽坤極乎陰乾坤並建而陰陽之極皆顯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盪於中無所不極故謂之太極陰陽之外無理數乾坤之外無太極健順之外無德業合其嚮背幽明而卽其變以觀其實

則屯蒙鼎革無有二卦而太極之體用不全是則易有太極者無卦而不有之也故張子曰言幽明不言有無言有無則可謂夜無日而晦無月乎春無昴畢而秋無氐房乎時隱而時見者天也太極之體不滯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極之用無時而息也屈伸相感體用相資則道義之門出入而不窮嗚呼太極一圖所以開示乾坤並建之實爲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鮮矣

彖傳之言陰陽皆曰剛柔何也陰陽者二物未體之名也盈兩閒皆此二物凡位皆其位無入而不自得不可云當位不當位應不應故於吉凶悔吝無取焉爲陰陽之或見或

隱往來發見乎卦而成乎用則陽剛而陰柔性情各見功
效各成於是而有才於是而有情則盛德大業之所自出
而吉凶悔吝之所自生也剛之性喜動柔之性喜靜其情
才因以然介而陽有動有靜陰亦有靜有動則陽雖喜動
而必靜陰雖喜靜而必動故卦無動靜而筮有動靜故曰
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陰非徒靜
靜亦未卽爲陰陽非徒動動卽未必爲陽明矣易故代陰
陽之辭曰柔剛而不曰動靜陰陽剛柔不倚動靜而動靜
非有恆也周子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者其功用發見
之謂動則陽之化行靜則陰之體定爾非初無陰陽因動

靜而始有也今有物於此運而用之則曰動置而安處之則曰靜然必有物也以效乎動靜太極無陰陽之實體則抑何所運而何所置邪抑豈止此一物動靜異而遂判然爲兩邪夫陰陽之實有二物明矣自其氣之沖微而未凝者則陰陽皆不可見自其成象成形者言之則各有成質而不相紊自其合同而化者則渾淪於太極之中而爲一自其淸濁虛實大小之殊異則固爲二就其二而統言其性情功效則曰剛曰柔陰陽必動必靜而動靜者陰陽之動靜也體有用而用其體豈待可用而始乃有體乎若夫以人之噓而煖爲陽吸而寒爲陰謂天地止一氣而噓吸

分爲二殊乃以實求之天其嘘乎地其吸乎嘘而成男乎吸而成女乎嘘則剛乎吸則柔乎其不然審矣人之嘘而暵者腹中之氣溫也吸而寒者空中之氣清也亦非一氣也況天地固有之陰陽其質或剛或柔其德或健或順其體或清或濁或輕或重爲男爲女爲君子爲小人爲文爲武判然必不可使陰之爲陽陽之爲陰而豈動靜之頃倐焉變易而大相反哉易不言陰陽而言剛柔自其質成而用蓍者言之也若動靜則未之言也信聖人之言而實體之可以折羣疑矣

昔者夫子既釋彖爻之辭而慮天下之未審其歸趣故繫

傳作焉求象爻之義者必遵繫傳之旨舍此無以見易明
矣傳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明乎爻之必依於象也故
曰象者材也爻者效也材成而斲之在車爲車輪輿皆車
也在器爲器中邊皆器也各效其材而要用其材故曰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舍其同歸一致叛而之他則塗歧
而慮詭於理雖有卮言之不窮猶以條枚而爲棟梁析豫
章而爲薪蒸材非其材烏效哉說易者於爻言爻而不恤
其象於象言象而不顧其爻謂之曰未達也奚辭易之辭
簡而理微舍其同歸一致而叛離以各成其說簡者莫能
辨也微者可移易而差焉者也則亦可詭遇以伸其說而

爲之言曰文自文也周自周也孔自孔也則亦終莫之悟也今以略言之乾惟具四德故雖在潛而德已爲龍他陽之在下者莫能擬也勿用者以養其元亨利貞之德也坤惟喪朋而後有慶故上六處西南極高之位以得朋而疑戰屯惟利建侯而勿用攸往故九五之膏屯而委其利於初九蒙惟瀆則不告以貞爲吉故六三以近昵而爲不貞之女推此而求之彖爲爻材爻爲彖效以彖之經求爻之權未有不鍼芥相即者也至如履彖不咥人而六三咥者舍其說以應乾之純德而躁以進也而彖已先示以履虎之危機同人亨於野而六二於宗而吝亨者在陽而吝在

陰兩相同而得失固殊也豫建侯行師之利九四當之非餘爻之所能逮咸備三德而爻多咎吝以利在取女以順而妄感皆非繇其所以異觀其所以同豈特思過半哉爻之義無不盡於彖中而何讀易者弗之恤邪篇中以爻不悖彖爲第一義故破先儒之說而不敢辭其罪釋經者得句而忘其章得章而忘其篇古今之通病也近世姚江之徒拈單辭片語以伸其妄皆此術尒亦釋氏離鉤得魚之淫辭而君子奚取焉

卦變者因彖傳往來上下進行內外之旨推而見其所自變也夫子作彖傳於卦畫已定卦象已備卦德已見於彖

辭之後而得其理焉明此卦之所以異於彼卦者以其爻與位之有變易也蓋自天化而言之則萬象不同之形體大化不齊之氣應各自爲道而非繇此而變彼而以人事之同異得失言之則陰陽各自爲類而其相雜以互異者惟繇情之動而往來進退於其閒數有參差則性情功效之臧否應違以殊非忽至無因乃其推移之際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彖傳之以卦變言者十五隨曰剛來而下柔蠱曰剛上而柔下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曰柔上而剛下恆曰剛上而柔下損曰其道上行益曰自上下下漸曰柔得位渙曰剛來而不

窮皆三陰三陽之卦故古注以爲自否泰而變而先儒非之謂乾坤合而爲否泰豈有否泰復爲他卦之理程子因謂皆自乾坤而變然此二說相競以名之異而非實之有異也若汎言自乾坤而變則六十二卦皆乾坤所摩盪而成若以隨蠱之屬剛柔之上下言之則所謂自乾坤變者亦下乾上坤下坤上乾之謂從三畫而言則謂之乾坤從六畫而言則爲否泰其實一也三畫之乾坤或成象於內或成象於外各從其類而不雜者則爲否泰離其類而相雜則爲隨蠱以下十八卦純者其常雜者其變故否泰非變而餘卦爲變故彖傳之理多以否之變爲得泰之變爲

失玩傳自見其義不當疑否泰之不足於變也變者象變也象不成乎否泰卽其變非謂既否既泰而又變爲他也以揲蓍求之其理自見乃若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曰剛上晉睽鼎皆曰柔進而上行則又非乾坤也非否泰也无妄者遯之剛自外來也大畜者大壯之剛上也晉者觀之柔進五也睽者大畜之柔上進也鼎者巽之柔上行也此又一義爲遯爲大壯爲觀則陰陽雖畸勝而猶從其類亦純象也爲无妄爲大畜爲晉則雜也雖睽爲大畜之變其義稍遠而鼎革爲巽離之變又別爲一義要此諸卦皆相雜而難乎取象變易之極非固然之體撰則

有彼卦稍有移易而又別爲一道之理從其變而觀之以審進退升降於幾微窮人情物理之致易之所爲屢遷而憂其介也若上下秩然而成章陰陽相比而定位則道之常也彖之有定也不復論其變矣乃朱子謂一卦而六十三卦皆可變其說本自焦贛之爲術博衍蓍策九六變動而爲四千九十六之占辭繁冗重複而究不足以盡天道人事無窮之理數以爲憂悔吝而補過之明鑒姑不具論卽其所云變者以蓍法動爻言之非謂卦之固有此也且如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言賁也非賁泰也周易啟蒙謂六爻不變則占本卦彖辭是賁之彖非

以占泰二上兩爻之變也明甚惡得謂一卦之變六十四
卦乎此焦氏之說與啟蒙固相矛盾柰之何曲徇而兩存
之也一卦而六十三變春秋傳有其文蓋夏商之季易道
衰而筮氏以其小智為游移不定之占以求億中文王演
周易盡廢日者之術歸之易簡孔子所傳者文王之易焦
贛所演者夏商日者之易論文周孔子之易而以日者之
術亂之奚可哉篇中於隨蠱卦言泰否之變无妄大畜晉
睽鼎革各殊其說玩爻象而宗二聖之指不知其餘也
惟乾坤以純為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天德不可
為首九五雖尊不任為羣陽之主而各以時乘坤曰德合

无疆承天而時行六二雖正而下不能釋初六之凝陰上
不能息上六之龍戰自此而外則卦各有主或專主一爻
行乎衆爻之中則卦象卦名卦德及爻之所占皆依所主
之爻而立義或貞𠮷兩體相應或因卦變而剛柔互相往
來則卽以相應相往來者爲主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
降異位或初上之爲功異道則卽以其升降剛柔之用爻
爲主非在此一卦而六爻皆其有一德也一爻行乎衆爻
之間如履惟六三爲柔履剛則餘爻之陽皆其所履不可
於外三爻而言履他爻初二與三同爲兌體雖有履道而
未履乎剛故咥不咥不與焉復卦爲初初九爲能復大有惟

六五爲有乎大而餘爻皆聽復而爲柔所有姤同人豫小畜之類其義皆然二爻相往來而以所往來者爲主如損之損三而益上益之損四而益初則惟所損所益之兩爻爲主而餘爻皆受損益者也恆之初與四固藏以持久餘爻非有恆道需晉之五居尊而遙相待上與四爲隔絕所繇以俟需晉者則需與所需晉與所晉者異矣以相應不相應爲主者中四爻之合離有得失之異如中孚之二五得中相合而孚其類以感三四故三四非能孚者初上則尤不與於孚者也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降異如賁柔來二以飾陽故賁須終不得爲大文噬嗑剛自五而來初

以豁合交雜之陰陽而非道則賁惟二與上爲致飾噬嗑惟初與上爲强合有賁者有受賁者有噬者有受噬者不得概言飾與合也中四爻象同而初上爲功異者如家人以剛閑得位之貞而蹇以柔用解以柔解失位之悖而睽以剛爭則中四爻之得失皆聽乎初上不自爲合離行止矣有閑者有受閑者有解者有受解者有啟其疑以睽者有致其慎而蹇者未可無辨以離爻於全卦之象也觀其象以玩其象則得失之所繇與其所著吉凶之所生與其所受六爻合一而爻之義大明矣舊說概云當某卦之世則皆有某卦之道主輔不分施受不别遇履則皆履物遇

畜則皆畜彼至於說不可伸則旁立一義如訟九五爲聽訟而不問所訟者爲何人之類揆之卦畫參之彖辭絕不相當非義所安者審矣篇內疏其滯會其通非求異於先儒庶弋獲於三聖耳

以筮言之則繇三變以得一畫以爲初漸積至十八變而成卦疑初爲始而上爲終然卦者天地固有之化萬物固有之理人事固有之情筮而遇之則占存焉非因筮而後有卦也如天之健非漸以盛而彊於弱地之順非馴習以至而且將逆至如夬剝之屬非上不成其初則未嘗決陰而剝陽也卽以筮言初爻得奇者三十有二豈必初九爲

乾之始得偶者三十有二豈必初六爲坤之始即至五爻得陽而爲乾爲夬尚未可知五爻得陰而爲坤爲剝尚未可知無上不成乎初亦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之理也卦有以初終爲時位者然而僅矣即如乾以時言而豈必一人焉繇潛而見而躍而飛亢閱歷盡而不爽乎孔子終於潛周公終於見文王終於躍堯始即飛比干伯夷始即亢人事如此物之變天之化尤其不可測者需非九五始固亟進而誰需訟非九二五自居尊而無與訟然則何所據於時與地爲卦之始卦之終也未嘗觀變觀象以玩其占與辭而初則曰當某卦之始上則曰當某卦之終奚足以研

幾而精義乎其尤異者於泰則曰泰極且否於否則曰否極而泰於畜則曰畜極而通然則明夷之終夷極而必無傷解之終解極而復悖乎以天下治亂夫人進退而言之泰極而否則堯舜之後當即繼以桀紂而禹何以嗣興否極而泰則永嘉靖康之餘何以南北瓜分人民離散昏暴相踵華夷相持百餘年而後爾畜極而通則苟懷才抱德者憤起一旦不必問時之宜否可以爲所欲爲而志無不快以天化言之則盛夏炎風酷暑之明日當即報以冰雪山常畜而必流水常通而必塞矣故泰極者當益泰也否極者當益否也泰上之復隍否上之傾否自別有旨而不

可云極則必反也　極則必反者蓋人以慰不得志於時者之佞辭何足以窮天地之藏盡人物之變貞君子之常乎故舊說言始言終者概不敢從而求諸爻象之實卦或有初而不必有終不計其終或有終而不必有初不追其始合渾淪之全體以知變化之大用斯得之矣

本義繪邵子諸圖於卷首不爲之釋而盡去之何也曰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易之道易之所以神也不行而至也陰陽不測者也邵子方圓二圖典要也非周流也行而至者也測陰陽而意其然者也易自下生而邵子之圖自上變自下生者立本以趣時者也自上變者趣時而忘本者

也天地之化至精至密一卉一木一禽一蟲察於至小者皆以不測而妙盡其理或寒或暑或雨或晴應以其候者抑不可豫測其候故易體之以使人行法俟命無時不懼以受天之祐故乾坤並建即繼以屯險陰陽始交而難生險阻在易簡之中示天命之靡常也泰而旋否剝而旋復有恆而遯明已夷而可閑於有家神之格不可度而矧可射也故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君子之學易學此焉耳有疑焉而以問問此焉耳固法象自然必有之變化也邵子之圖如織如繪如飣如砌以意計揣度域大化於規圓矩方之中嘗試博覽於天地之間何者而相肖也且君子之有

作也以顯天道卽以昭人道使崇德而廣業焉如邵子之圖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減不可推移則亦何用勤勤於德業爲邪疏節闊目一覽而盡天地之設施聖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數家珍此術數家舉萬事萬理而歸之前定使人無懼而聽其自始自終之術也將無爲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勸邪於彖無其彖於爻無其序於大象無其理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不道非聖之書也而挾古聖以抑三聖曰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臨之曰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黃冠祖氣之說也故其圖乾順坤逆而相遇於姤復一不越於龍虎交媾之術而邵

于之藏見矣程子忽之而不學趣矣哉朱子錄之於周易之前竊所不解學易者學聖人之言而不給奚暇至於黃冠日者之說爲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驕知其凶而怠者也又奚以前知一定之數爲篇中詳辨之惟易不可爲典要故玩象爻之辭者亦不可執一以求之有即爻之得失而象占在者如潛龍勿用則龍者初九之德潛者初九之時勿用則示修龍德而在潛者當以藏爲道之類是也乃執此以概其不然者則於爻無義於象相違者多矣有爻中之象占有爻外之象占而爻外之象占復有二其一如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雖初六之且有此象

而所戒者在君子之辨之於早非爲初六言也又如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雖初九之自致而言无咎者謂君子施薄刑於小人以弭其惡則可寡民之過非謂屨校而可无咎也其一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九即天也祐者非祐上也乃六五履信思順而上祐之即其福之至以歸本於六五之德也又如解六五君子維有解解者非五之能解也上六藏器待時而解六三之悖故五可孚三而解之此原本上六之德以知六五之吉也蓋讀書者一句而求一句之義則句義必忒況於易之爲學以求知天人之全體大用於一爻而求一爻之義則爻義必不可

知且如潛龍勿用義固盡於爻中矣而非六陽純成自強不息則無以見一陽初動之卽爲龍況其會通於爻外之爻以互相應求與立一占者學者於卦爻之外以垂訓戒者乎通其變而不倦於玩君子之所以行乎亹亹也執一句一義而論先聖之書微言隱大義乖他經且然奚況易哉

爻辭爲筮得九六動爻而設故於彖有變通如履六三復上六之類乃動爻之取義有二一爲值其動之時者言也一爲於其時位而有動之情者言也値其動之時不必有動之情而動應之如乾初九非有欲潛之情時爲之也示

占者當其時則道宜如是非有欲用之意而固不可用也凡此類以所值之時位言也一則卦德本如是矣非其吉凶之必然也乃忽情動於中而與此爻得失之理相應則爻因其情之動而告之以動之吉凶如同人以一陰應羣陽本有于野之亨而六二以應而動其情以私合於五非其時位然也情之動也凡此類以人之情專於此而遺其全體則以情之動而告以動之得失也占者非有其情則當其時而趣之苟有其情則因其情之得失而愼之此所以明於憂患之故而爲通志成務之道卽占卽學豈有二理哉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君子之謀於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憂知懼而知所擇執也故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本義往往有戒占者之言踶矣然所戒者剛柔之節進退之度王者之刑賞因革君子之出處語默兩俱近道而戒以慎擇而固執之若夫貞之爲言正也出乎正則入乎邪即微易之戒豈有不貞而可以微利者哉貞之爲利也不相離也貞則利利必貞也故有貞凶而無不利之貞無不貞之利且易之所謂利者非小人之利求榮而榮求富而富欲焉而遂忿焉而逞者也故曰利物非私利於己之謂也曰合義合於義即利所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故凡言貞吉者言旣得其正而又吉或謂所吉者在正而非不正者之可幸吉此卽戒矣若利貞則謂其合義而可固守卽有戒焉亦謂其義之合不以權而以正也倘云利於貞不利於不貞此豈苛易之言而後戒乎況於乾言利貞在天者卽爲道之正胡容責天以正而惟恐不正之不利邪元亨利貞分言之則四德合言之則一理復禮爲仁禮者仁之秩序信必近義信者義之始終文王合四德而順言之孔子分四德而合之義固兩存不可云孔子之言非文王之意也篇中亟正之

當位之吉不當位之凶其恆也應之利不應之不利其恆

也使有恆之可執而據之爲典要則火珠林一類技術之書相生相尅之成局足以與於聖人之道義天地之德業矣故有不當位而吉當位而不吉應而不利不應而利者以人事徵之紂以世嫡而爲君三桓以公族而爲卿當位者也文王之爲臣孔子之爲下大夫不當位者也飛廉惡來柔以應剛者也微子之決於去比干之戇於諫不應者也得失豈有定哉耕者之雨行者之病也豐草之茂良苗之瘠也位無恆應必視其可應以爲趣時之妙用其可以典要求之乎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位皆其位不待應而自合者也泰否益恆既濟未濟咸損固相應而無關於得失

也既濟無不當之位未濟無相當之位位不足言也推此
而言變動無常之旨類可知矣
易之難知者三陰三陽相雜之卦此所謂險阻也咸恆損
益之旨微矣它如隨蠱噬嗑賁困井豐旅節渙於象於德
尤爲隱而難知舊說通於爻則不通於象辭通於象辭亦
不通於卦畫蓋陰陽相半以遞相乘乃天化之流行於物
理人事者不能皆如泰否之秩然成章而聖人觀其變與
象以窮萬變之理自非可以論易簡之道論險阻也損益
之義大矣其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孔子推而徵之君
民之閒以著其一理耳舊說據此以盡損益之理則損爲

暴君汙吏之朘削而何以云有孚无咎而可貞也天施地生與時偕行之說又何以稱焉隨爲陽隨陰也明矣蠱陰順承陽正也春秋傳女惑男之說術人因事而支離非蠱之象也旣云蠱壞矣旣壞則治不治未可知也若謂壞極必治而可名之爲治則否可以謂之泰困可以謂之通乎困之剛揜易知也井亦剛揜而奚以異於困不卽井之象以合卦之象則爻之言漏言泥言汲言甃言食言收者何所取而往來不改之義又何以云豐蔽也陰蔽陽也爻之訓明矣而謂爲盛大故蔡京得以豐亨豫大之說惑其君使卽象徵爻知豐之爲蔽而豫之爲怠邪說不足以立矣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也八卦之德不限於此舍卦畫所著之德僅求之所取之象是得枝葉而忘其本根於是雷火盛而爲豐山風麗而爲蠱一偏之說遂以蔽卦之全體而彖象與爻之大義微言皆隱矣但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曲就卦之名義則雷風至無恆者而何以爲恆又將爲之說曰無恆而有恆則亦泰可謂否乾可謂之坤矣今釋數卦皆研審畫象會通彖爻以明其旨盡異於先儒之言非敢求異求其通而已矣

大象之與彖爻自別爲一義取大象以釋彖爻必齟齬不合而強欲合之此易學之所繇晦也易以筮而學存焉惟

大象則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蓋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樂天知命而不憂以俟命安土敦仁而能愛以立命則卦有小有大有險有易有順有逆知其吉凶而明於憂患之故吉還其吉凶還其凶利害交著於情僞之感以窮天化物情之變學之道雖寓其中而固有所從違以研幾而趣時所謂動則玩其占也夫學易者盡人之事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則在天者卽爲理天下無窮之變陰陽雜用之幾察乎至小至險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義窮其理但爲一陰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不可用之以爲靜存動察修己治人撥亂反

正之道故否而可以儉德辟難剝而可以厚下安宅歸妹而可以永終知敝姤而可以施命誥四方略其德之凶危而反諸誠之通復則就天地雷風電木水火日月山澤已成之法象而體其各得之常故乾大矣而但法其行坤至矣而但效其勢分審於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乃以精義入神而隨時處中天無不可學物無不可用事無不可爲繇是以上達則聖人耳順從心之德也故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象聖人之所以學易也無大過者謙辭也聖人之集大成以時中而參天地無過之盡者也聖學之無所擇而皆固執者也非但爲筮者言也君

子學聖人之學未能至焉而欲罷不能竭才以從遺其一象而即爲過豈待筮哉所謂居則觀其象也嗚呼此孔子之師文王而益精其義者豈求異於文王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聖人而孰能與於斯讀易者分別玩之勿强相牽附以亂象爻之說庶幾得之

序卦非聖人之書愚於外傳辨之詳矣易之爲道自以錯綜相易爲變化之經而以陰陽之消長屈伸變動不居者爲不測之神閒嘗分經緯二道以爲三十二象六十四卦之次序亦未敢信爲必然故不次之此篇然需訟可以繼屯蒙而訟之繼蒙以象以數無一可者於理尤爲不順故

確信序卦一傳非聖人之書而此篇置之不論且上下經之目非必孔子之所立也六經之書在孔子但謂之藝其稱經者始見於戴氏經解之文後人之所稱也其分上下也有二古之簡策以韋編之猶今之卷帙也簡多而不可編爲一故分上下爲二其簡之多少必相稱也上經乾坤二卦獨有文言則損其二卦以爲下篇而文與簡相均下經之始咸恆不過如此而已又以錯綜之象言之上經錯卦六爲象六綜卦二十四爲象十二共十八下經錯卦二綜卦三十二爲象亦十八偶相合也亦可分爲二而均焉者也乃曲爲之說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安所得無道之言而稱之哉父子君臣者自有人道以來與禽獸之大別者此也有男女則有夫婦天化之自然爲之雌雄獸之牝牡與人同焉者也卽曰夫婦者非配合之謂介以禮相合之謂也而抑不然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聖人因人心之固有順導之而愛敬之眞不待聖人之裁成若夫婦之以禮相接則聖人於旣有配合之後裁成之以正人紀者也故黃帝以前昏姻未正而父子君臣之倫早已大定何得以爲父子君臣俱待此以成而推爲人倫之本邪況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者又僅自其配合而言乎乾者萬物之資始也父吾乾也坤者萬物之資生

也母吾坤也乾坤二十八變而後有咸恒則詎可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哉故曰非聖人之書也且欲取卦以象夫婦則泰否爲陰陽內外之象損益既濟未濟皆男女相諧匹之象而奚獨咸恒若曰乾道至艮而成男坤道至兌而成女則損何殊於咸若以男下女爲昏禮之象則恒抑不如益矣咸者感也天下之感豈徒夫婦故爻辭不及焉大象不及焉彖言取女亦舉一事以通其餘如屯之建侯益之涉川非必定此爲夫婦也恒與咸綜義實相反如云夫婦必久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徒可暫合而終離乎以咸恒擬乾坤分上下經之首無一而可者也上下經之分爻

與簡之多少相稱介十有八象之偶均耳聖人何容心焉故曰序卦非聖人之書也若夫十翼之說既未足據卽云十翼文言一上下彖傳二大象一上下象傳二繫辭上下傳二說卦傳一雜卦傳一序卦固贅餘矣

以易爲學者問道之書而略筮占之法自王弼始嗣是言易者不一家雖各有所偏倚而隨事以見得失之幾要未大遠於易理惟是專於言理廢筮占之法於不講聽其授受於筮人則以筮玩占之道不能得先聖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之要至朱子作啟蒙始詳焉乃朱子之法一本之沙隨程氏其三爻變以上無所適從但以晉文公之筮貞屯

悔豫爲證至五爻變則據穆姜之筮隨而又謂史妄引隨之彖辭今按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假令筮得乾而三五上變爲歸妹乾彖曰元亨利貞而歸妹曰征凶无攸利又令筮得家人初二四變爲姤家人彖曰利女貞姤曰女壯勿用取女得失吉凶相反懸絶占者將何所折衷邪其四爻五爻六爻變皆舍本卦而專取之卦本之不立急於趣時以靜爲動以動爲靜於理不安之甚蓋所謂之卦者一出於筮人而極於焦贛四千九十六之繇辭若以易簡而知險阻言之則三百八十四之爻辭通合於六十四彖之中已足盡天人之變如以爲少而益之則天化

物理事變之日新又豈但四千九十六而已哉故贛之易林詭於吉凶而無得失之理以爲樞機率與流俗所傳靈棋經一擲金同爲小人細事之所取用褻天悖聖君子不屑過而問焉是之卦之說三聖之所不用亦已審矣惟春秋傳晉文穆姜之占以之卦爲說乃皆曰八則疑爲連山歸藏之法而非周易之所取其他傳之所載雖曰某卦之某所占者抑惟本卦動爻之辭且槪取本卦一爻以爲占未必其筮皆一爻動而五爻不動意古之占法動爻雖不一但因事之所取象位之與相當者一爻以爲主而略其餘特自王弼以來言易者置之不論遂失其傳而沙隨程

氏以臆見爲占法則固未足信也

易三畫而八卦小成一函三之數三才之位也重而爲六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參兩之數也象數一依於道故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邵子挾其加一倍之術以求天數作二畫之卦四四畫之卦十六五畫之卦三十二於道無合於數無則無名無象無得失之理無吉凶之應竊所不解加一倍之術無所底止之說也可二畫可四畫可五畫則亦可遞增而七八九畫然則將有七畫之卦百二十八八畫之卦二百五十六九畫之卦五百一十二漸而加之以無窮無極而亦奚不可哉邵子之學如此類者

窮大失居而引人於荒忽不可知之域如言始終之數自乾一而以十二三十相乘故坤之三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六十三萬八千四百萬運算終日而得之不知將以何為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學易者知其數一函三為體陽九陰六為用極於萬二千五百而止畏聖人之言不敢侮也

六經一以朱子所定為正董仲舒言道術歸於一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萬世之大法為聖人之徒者勿能越也故尚書雖有逸周書詩雖有傳記所引少昊之詩白雲之謠春秋雖有竹書紀年禮雖有夏小正無有援古以

加於聖經者況秦漢制誥之書鐃歌清商之詩王通元經之擬春秋叔孫綿蕞之制朝禮其不敢躋而上之以雜聖教正道異端之辨嚴矣哉何至於易而前引曠古無徵之伏羲以爲之圖說後則有八宮世應飛神伏神六龍六親納甲之邪說公然登之聖經之列而不知忌憚爲聖人之徒者何其誣也以康節之先天安排巧妙且不足以與於天地運行之變化況八宮世應之陋術哉乾之變窮於剝何以反下而爲晉又全反其所已變而爲大有無可柰何而爲游魂歸魂之說以文之何以游何以歸也無能言其故也窮斯遁也其以五行割裂而配八卦也坎離何以專

水火而木金土兼攝二卦乾坤爲變化之本原而使與兌艮伍以分金土之半坤艮杳不相及而使同司土政皆滅理逆天之說耳至於納甲取象於月魄之死生本出於魏伯陽修煉之小數而下游爲房中妖淫之技其惑道誣民豈但元經之於春秋綿蕞之於三禮哉非聖者無法而小人趨利避害樂奉之以爲徼幸之媒劉爚氏儒者也爲之說曰辭與事不相應吉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會者深文王周公之辭雖以明卦然辭之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其非聖無法以崇尙邪說也甚矣二聖之辭有限而術者推測之小慧爲無窮乎其云有時

而不應者則自有故假令一人就君子而問穿窬之得財與否君子豈能以其所獲之多寡而告之卽令有人以賈販之售不售求酒索食之有無問君子又豈屑役其心以揣其多寡利鈍而告之故曰伐國不問仁人仁人且不可問而易者天之明赫誠之形著幾之明威鬼神之盛德四聖崇德廣業洗心藏密之至仁大義其屑爲此瑣瑣者謀乎象數者天理也非天理之必察於象數亡當焉而惡乎相應有時不應固其宜也其在君子則語默從心苟問非所問則隱几而臥曳杖而去之已耳若蓍策者雖神之所憑抑聽人之運焉者也神不能掣筮人之腕指而使勿揲

則聽其瀆而不禁而揲之奇偶自然必合於七八九六鬼神不能使妄瀆者之不成乎爻象有象則有辭亦如孔子之遇陽貨於塗非欲欺之而自不與其言相應所問不應又何疑焉卽或偶應亦偶遇而非神之所形怙愚不肖者不能如穆姜之自反以悔其瀆而不告乃歸咎於文王周公之辭有限而不足以盡象悍而愚不可瘳矣揣其意不過欲伸康節觀梅之術與京房世應火珠林祿馬貴合刑殺之邪妄以毀聖人而已孔子曰所樂而玩者易之辭也篇內推廣辭中之精義以旁通之苟君子以義而筮如父母也如師保也何有不應之疑邪

揲蓍之法當視過揲七八九六四數之實以定陰陽老少而不當論歸奇外傳已詳辨之矣其著明者莫如夫子之言繫傳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過揲之數也若乾之歸奇七十八坤之歸奇百五十聖人之所弗道也又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若合乾坤之歸奇則二百二十八於天之象數一無所準聖人之言炳如日星而祟後世苟簡之術取歸奇之易於數記謂但論歸奇之五四九八亂奇偶之成象誣過揲爲贅旒非愚所知也後儒談易之敝大抵論爻則不恤象論彖爻則不恤繫傳不知三聖之精蘊非繫傳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

昭示萬世學易占易之至仁大義昭回於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簡邪淫之說爲師朱子師孔子以表章六藝徒於易顯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邵康節亂之於前王介甫廢之於後蔡西山以術破道而星命葬術爲王制殺而弗赦者復弄易以神其說則朱子之於易舍周公以從術士苟簡之術也於此可以知朱子之過矣

夫之自□□丙戌始有志於讀易戊子避戎於蓮花峯益講求之初得觀卦之義服膺其理以出入於險阻而自靖乃深有感於聖人畫象繫辭爲精義安身之至道立於易

簡以知險阻非異端竊盈虛消長之機爲翕張雌黑之術所得與於學易之旨者也乙未於晉甯山寺始爲外傳丙辰始爲大象傳亡國孤臣□□□□□志無可酬業無可廣惟易之爲道則未嘗旦夕敢忘於心而擬議之難又未敢輕言也歲在乙丑從游諸生求爲解說形枯氣索暢論爲難於是乃於病中勉爲作傳大略以乾坤並建爲宗錯綜合一爲象彖爻一致四聖一揆爲釋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爲義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爲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訓闢京房陳摶日者黃冠之圖說爲防誠知得罪於先儒而畏聖人之言不敢以小道俗學異端相

亂則亦患其研之未精執之未固辨之未嚴敢辭罪乎易之精蘊非繫傳不闡觀於繫傳而王安石屏易於三經之外朱子等易於火珠林之列其異於孔子甚矣衰困之餘力疾草創未能節繁以歸簡飾辭以達意汰之鍊之以俟哲人來者悠悠誰且爲吾定之者若此篇之說閒有與外傳不同者外傳以推廣於象數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而此篇守彖爻立誠之辭以體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釐之踰越至於大象傳則有引伸而無判合正可以互通之傳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徒以其言哉躬行不逮道不足以明則夫之所疚媿於終身者也